

玉浮圖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司马翎作品集



金浮图

二

〔台湾〕

司马翎

著

19 血海深仇

金明池大为放心，暗想你只要不杀死我，日后咱们是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

纪香琼柔声道：

“我本不敢这样得罪你，可是为势所迫，还望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我走啦！”

她迅即离开树林，金明池潜心凝神，侧耳而听，查听出她出林之后，乃是向北方奔行。

林中偶有劲风吹掠，他的身躯便摇荡跳弹，使他十分担心绷断了绳子，又想到自己到了打通穴道之时，初期功力未纯，还是不敢乱动，非得等到功力恢复了八九成，才敢震断手中之绳，除去蒙眼黑布，看准了地形，才能当真脱身，这么一来耽搁的时间就多了，恐怕很难追得上她了。

果然他一直到了天黑之后，才打通穴道，恢复功力，但其时树林内漆黑一片，全然瞧不见地上形势，又使他耽误了许久，后来等到天亮才瞧清楚地上哪有窟窿，全是她胡乱捏造之言，甚至地上乃是一堆茂密草堆，万一绳断跌落，也不会受伤。

这种种情形使他既感气恼，却又好像不能过于恨她，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

他记得纪香琼出林之后乃是向北而行，当下绷断绳索，飘身落地，也一劲向北方追去。

且说纪香琼径赴抱犊岗，见到了薛陵，她向他说道：

“我奉师命到京师谒见令尊，谁知到了京师，这才知道你薛家

一门被锦衣卫抄斩，这消息使我十分震惊，为了日后好向我师详细禀复，便在京师滞留了四个月之久，才打听出你是薛家唯一后人，拜在金刀大侠朱公明门下，其后才辗转追到河南齐家庄找你。但走迟一步，其时齐家庄盛会已散，杳无人迹。”

薛陵面色变得铁青，说道：

“在下的血海深仇难以忘怀，且等私事略了，便当前往京师，访明仇人，雪此血海之恨。”

纪香琼道：

“我用了不少法子才打听出你是薛家唯一后人，你可知道我在何处探听出来？”

薛陵讶然道：

“是啊！你在何处查听出来的？又怎知我已投身朱公明门下？”

纪香琼道：

“虽然当日距出事之时已过了许多年，但我化装成一个老头子，在茶肆以及府衙一些老人口中，问出昔年薛家阖门抄斩的情形，连带的也就晓得老大人全家只有一个儿子幸而逃出此劫，至于你的下落，我却是在魏忠贤府中查出的，你说奇也不奇？”

薛陵矍然道：

“在他府中？这真是奇怪不过之事了。”

纪香琼道：

“说穿了也不奇怪，朱公明本是大奸大恶之徒，却以种种手段沽名钓誉，博得大侠之名，其实他与魏忠贤暗有勾结，为魏忠贤出过不少力，那锦衣卫都指挥梁奉，只不过是他们手下大将之一而已。”

她说到此处，薛陵可就有点儿明白，沉吟道：

“如此说来，先父在世之时与朱公明交情极深，原来已入了朱公明彀中，其后遇害，恐怕与朱公明也有关系了？”

纪香琼道：

“正是如此，令尊大人可说是被害于朱公明和奸相魏忠贤二人手中，而朱公明为了沽钓仁义之名，故意把你救走，养育成人，然后才设计把你杀死，如此一则可以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。二则博得仁义之名。三则令尊大人以往交结过不少豪杰侠士，他们决不会怀疑到他头上。”

薛陵仰天长叹一声，双泪交流，他多年来都不曾提及这悲惨的往事，一向埋在心底，有一次他与齐茵往地心宫谒见邵玉华之时，通过寒关冷圈之时，便曾掩面痛哭，其实他神智已经模糊不清，是以深心中的悲情爆发出来。

目下他总算碰到一个可以谈及此事的人，心中一惨，不觉虎目下泪，悲声道：

“可怜我爹爹临终之时，还不知何以会泄漏了机密，以致被奸人进谗于皇上。他简直不晓得仇人是谁，但他在天上的英灵暗加呵护，才使我逃过朱公明的毒手，唉！我好多次死中逃生，大难不死，全是得他老人家英灵暗佑。……”

薛陵说着说着，突然间抱头大哭，只哭得天惨云愁，草木萧萧。纪香琼心知一个人若是把心中悲恸尽情发泄出来，有百好而无一害，是以不加劝慰，任他倾泄。

过了许久，她腰酸腿软，便卧倒在草地上，薛陵悲咽之声不绝于耳，她却在迷忽之中忽然睡着了。

醒来时已是下午未申之交，起身睁眼，但见薛陵两眼红肿，抱着双膝昏昏欲睡。

她心中泛起金明池的面影，与眼前这个少年互作比较，但觉薛陵多情而方正，英俊潇洒，似是比金明池略胜一筹。可是，她却感到金明池诡邪险诈的性格，好像有一种强烈无比的魔力。使她觉得如若能够把他征服，收为裙下之臣，乃是世间最大的乐事。

她伸手推薛陵一下，说道：

“醒一醒，我有要紧的话跟你说。”

薛陵身子一震，睁大双眼，道：

“姑娘请说，在下洗耳恭聆。”

纪香琼道：

“薛兄客气了，我要告诉你四件事，第一、你想报仇雪恨的话，定须深思熟虑之后，方可以付诸行动。朱公明的武功极高不要说他，连那奸相魏忠贤也有不少高手护卫，任何人都别想接近他身边，昔日我是费了许多心血，才能以小厮身份混入相府之内。又费了许多气力，才偶然从梁奉进见奸相时说的话中，得知朱公明已经准备收拾掉你。所以你宁可忍辱负重，也别冲动盲行，出手报仇。”

薛陵点点头，道：

“在下定要记住，第二件呢？”

纪香琼道：

“第二、齐南山居住于济南府某处，你按址自然找得到他。第三、我们现在便要分手，我设法绊住金明池，你去干你的事。第四、将来说不定我会和金明池在一起，但你大可放心信任我。”

薛陵皱眉道：

“那金明池为人不宜接近，姑娘还是远离他为是。”

纪香琼道：

“正是因为他的人坏而又具有一身武功，我才向他动脑筋。一个人若是能使他改邪归正，何等功德？所以我决意向他下手。”

薛陵肃然道：

“姑娘这等胸怀气魄，实在不是常人可及，在下失敬了。这就前往济南府谒见齐庄主，然后才进行报仇之事。”

两人起身互相行礼而别，双双离开山脚，一个向北，纪香琼却往回路走去。



走到快要黄昏之时，经过一个村庄，但见有七八个乡下姑娘，正用当地特产的水草编织席子等物。她停步瞧看了一下，便又向前走去。

出得村子，突然间一道人影从树丛后跃出，拦住她的去路。

那人正是金明池，他面罩寒霜，杀机盈胸，冷冷道：

“贱人，还想逃么？”

纪香琼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你说谁想逃了？”

金明池眼中射出凶光，道：

“你这一回别想逃出我的掌握了。”

纪香琼道：

“这话倒是不假，我打昨日起就一味引你追赶我，好教薛陵走得远远，使你完全没法子找到他，你可想知道他往何处去了？”

金明池怒极反笑，道：

“你爱说出来我不妨听一听。”

纪香琼道：

“他到襄阳去了，据说齐南山在那儿。”

金明池半信半疑，道：

“你为何告诉我呢？”

纪香琼道：

“根本上我乃是有意回头找你，如若昨日存心逃走的话，我出林之后就不会让你听到步声了。”

这么一说，金明池也不由不信。

纪香琼又道：

“倘若我有意躲避你，莫说昨日机会那么好，即便是在此地，我也有法子使你视若无睹的在我身边走过。”

金明池听了这话觉得甚难相信，心说：

“你昨日出林之时让我听出步声向北，我才会追来。但据你说此是有意让我听到，这话倒也可信。但你说这刻也有法子使我找不着你，竟会视若无睹的从我身边走过，这话未免欺人太甚了。”

他泛起讥嘲的笑容，道：

“你若有此能为，简直不须怕我追踪了。”

纪香琼另有打算，所以非使金明池心中服气不可。当下道：

“那么我们不妨试一试。”

金明池大感兴趣，道：

“怎生试法，你莫非是借这个借口溜跑么？”

纪香琼耸耸肩，道：

“我早就分析过我大有逃走的机会，但你却一如凡庸之人般疑神疑鬼，哪里像是当今武林第一高手的身份？”

金明池傲气勃发，道：

“好！好！你说出办法来。”

纪香琼道：

“此法简单不过，你在这村外站着不动，等一炷香之久，便顺着这条道路穿过村庄，当你穿过村庄之时，定必能够见到我，但你却会当面错过。”

金明池道：

“你若有此本事，我可不能不服气了。但只怕你在我注视之下露出原形，那时节我可不能对你客气了，我将惩治你救助薛陵之罪。”

说时，心中暗想道：

“你纵是擅长易容化装之术，但我眼力岂此等闲，定当瞧得破。”

纪香琼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好，但有罚要有赏，若然你失败了，既往之事一概不究，我

们算是相识朋友，你便须以对待朋友之道对待我。”

她等金明池点头同意之后，便即转身入村。金明池耐着性子等候了一炷香之久，这才举步入村。

他十分留神的瞧着每一个出现在视线之内的人，心想以她的身材多半会扮作老头子或是老妪。但晃眼间走过大半村庄，却未碰见一个老头或老妪。仅仅遇见了四五个壮健的庄稼汉子，从他们粗糙的手脚和眼神之中，一望而知绝无虚假。

快要走出村庄，忽见晒场上的树荫下有十余村女，正在编织草席。

金明池晓得那是本地特产，除了草席之外，还有帽子、篮、袋等物，当即过去瞧看，目光先掠过她们的面庞，虽是有些低垂着头，但仍然瞧出没有纪香琼在内。

他在心中暗暗窃笑，忖道：

“她断然不敢混在这堆村女当中，因为她们太惹眼了，料我会仔细端详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也许她猜我会这么想法，反而故意冒险混在此处也未可知，我决不放松任何人。”

转念之际，目光在众女之间不断的扫射。那些村女们见他站在一边，竟不走开，都诧异的向他打量。因为她们人数不少，声势浩大，即便是村中的相识男子，也不敢站定在一旁，不但如此，往往有些年青男子经过，也被她们取笑得加快脚步匆匆溜过。

但她们的目光不但没把这陌生人骇跑，相反的她们被个潇洒俊美的男子瞧得一个个垂下目光。

只有一个长得有几分姿色的村女胆敢跟他对望，她那对明亮的眼睛有点像纪香琼，金明池开始对她很是注意，但其后发觉她正在编织一个篮子，手法娴熟之极，虽然望住自己，双手毫不停滞，编得又快又好。

金明池马上对她消释疑念，全副精神落在别的村女身上。当他逐个看过之后，见得个个编织得甚是纯熟巧妙，一望而知都是

久习此道之人。

他不再荒废时间，转身便走，一直走到村外，再没有碰见一个可以多看一眼的人，心下狐疑不已，暗想自己可能又一次中了她的狡计。



一阵步声走过来，他回头一望，原来是刚才见过的村女，便是那个胆敢跟他对望略有几分姿色的一个。

这一回她目不斜视的走过来，那神情不要解释也知道她是表面矜持，心中其实甚是畏怯，因为这刻已没有同伴们壮她的胆子，而这个男子，这么英俊潇洒。

她微觉僵硬的从他的身边擦过，向村外走去，金明池微微一笑，目送她婀娜的背影。

那村女走出十余步，忽然停止，转回身子，向他招手，示意他过去。

金明池不禁一愣，脚下不知不觉的移动。转眼间已到了她面前。

那村女突然发出格格的笑声，道：

“怎么样？你输了吧？我就是纪香琼。”

金明池半晌没有做声，眼看她到井边打水洗净了面孔，恢复原来秀丽的面貌，又脱掉村女装束，一身黄衣，娇俏无比。

他皱皱眉头，道：

“你几时学会编织的手艺？竟把我瞒过。”

纪香琼道：

“这话问得正中要害，可见得你的确比常人高明得多。”

她淡淡一言，便使得金明池心中感到好过得多，只听她接着说道：

“这正是我能瞒过你的最要紧的地方，在你想来，我纵是能够

化装易容达到你的眼力也瞧不破的地步，但这等手艺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弄得熟巧的，是以你一见我能够一面瞧你，一面双手不停的编织，便深信不疑，认定我真是村女之一。”

金明池道：

“你学过这门手艺么？”

纪香琼道：

“刚好学过这一种。”

心中想道：

“我跟你以后斗智的机会尚多，焉能告诉你我隐湖秘屋一脉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学。”

她接着说道：

“你当真也是举世罕有的聪明才智之士，也唯有你才能信得过我，让我施展身手，我们就此订交如何？”

金明池对她不能不服气，道：

“好，我金明池总算交了一个朋友，现在我要往襄阳去，你呢？”

纪香琼道：

“假使你信得过我，那么我也要往襄阳走一趟。”

金明池道：

“你到襄阳干什么？日后碰见薛陵之时，你会不会破坏我的图谋？”

纪香琼道：

“我不会多管闲事，但你为何非杀他不可？假使是为了齐茵之故，你更不该取他性命。”

金明池讶道：

“此话怎说？”

纪香琼道：

“像你如此英俊多才而又骄傲的人，若是须得杀死情敌方能取

胜的话，纵是得到她也没有什么意思，应当让他活着，瞧瞧是谁赢得到齐茵的芳心，这才没有遗憾。”

金明池道：

“对，我暂时不取他性命也就是了，但我还是要往襄阳去。”

纪香琼道：

“敢是齐茵已往那边去了？”

他点点头，纪香琼道：

“尝闻那金浮图之钥能够打开‘财势之门’，我一个女孩儿家虽是不稀罕什么‘财势’，但好奇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我想找到齐南山，跟他研究一下这件事。”

金明池道：

“很好，我们一道走，齐茵定是去找齐南山，见了她就等如找到齐南山了。”

两人转身再度穿过村庄，那些村女们都向纪香琼亲切的招呼，纪香琼向金明池说道：

“她们很感谢我，因为我懂得两三种花样她们从来未见，已经传授给她们，所以她们都很欢喜，从今以后，她们可以胜过附近十余村庄的女孩子了。”



他们走到临城，买了两匹长程健马代步，经徐州、商邱、许昌、南阳等地，横越河南省境，向西面而行，到了南阳，便转向南下，直趋襄阳。

这两人正是郎才女貌，容光照人，路人莫不侧目而视。

金明池虽是一向行踪隐秘，靡有定所。但他的人品相貌与众不同，那柄折扇及腰间金笛更是绝好标记，故此一路经行之处，总有武林中的名家坚邀款宴，往常金明池定必不顾而去，但这一趟有纪香琼同行，她往往劝他答允，略略应酬这等武林人物，以

便探询江湖近事，金明池接纳她的劝告，便结交了不少武林名家。

他们的行踪很快就传扬各地，人人都知道金明池携伴遨游江湖，而他们也从各地武林人物口中，得知许多新近发生的事情，也晓得倭寇和西北鞑靼族的祸患更形猖獗，而朝廷受严嵩把持国政，官治腐败之极。

明朝的江山在这内忧外患之下岌岌可危，朝中大臣都被东厂和锦衣卫箠制得不敢出头，纵是如此畏祸，仍然常有大祸忽然从天而降的危险。

金明池一点也不关心国家大事，若不是纪香琼时时解释局势，他真是丝毫不知，这一日，他们并骑驰出豫境，中午时分，樊城已然在望。

他们经过一座小亭，亭边有一条康庄坦途，穿过亭后的树林，一望之下，便生幽雅闲逸之感。

纪香琼勒马道：

“明池兄可曾见到此亭？”

金明池道：

“我又不是害眼病，怎会瞧不见那亭？”

纪香琼笑道：

“同样见到一亭，但若是不曾发觉其中之异处，见了等如不见。”

金明池凝目望去，看了一会，没好气的道：

“此亭形式古雅，质料俱是上等之材，如此而已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？”

纪香琼反问道：

“樊城离此处不过数里之遥，行人商旅到了此处，谁不急急赶路，早点到达樊城歇息？可见得此亭不是为行旅之人而设。其次一座小亭也如此考究，可见得不是普通乐善之士之捐建，然则是谁在这儿盖建一亭，而又全无作用，再者亭边之路康庄平坦，幽

林夹植，极饶古雅意境，岂是一般俗士办得到的？”

金明池道：

“纵是如此，也不关咱们的事。”

纪香琼道：

“不错，但我们到亭子歇一歇总不至于碍事吧？”

金明池也懒得多说，驰马过去，一跃入亭，纪香琼也走入亭内，但见地面上用黄白两色石子铺成，纵横错综，形成一幅复杂的图案。

她一时瞧得入神，过了片刻，才被金明池的声音惊动，金明池说道：

“香琼，你瞧见了没有，楣间的横石刻着‘贤者安往’四个秦篆，极为古怪。”

纪香琼抬头一望，道：

“那是籀文，不是秦篆。”

金明池为之一怔，道：

“我学过秦篆，正是如此写法，怎的会是籀文而非秦篆？”

纪香琼道：

“你试取石鼓及说文所存的籀文一看便知，秦篆从籀文转变而来，不过是体势加长，笔划略减而已，故此若不是精研过此道的人，不易分别出其中之异。”

金明池叹道：

“我一向自负博学多能，文武全才，但比起你隐湖秘屋一派，还差得很远呢！”

纪香琼道：

“你又提起隐湖秘屋四个字了，不是答应过我不说出来的么？”

金明池道：

“若有旁人在此，我决不会泄漏。”

纪香琼点点道：

“那么你须得记住才好，现在瞧一瞧地上的图案，黄色的石子布成一种阵法，白色的石子又是另一种阵法，这真是万分惊人之事。”

金明池如言低头瞧去，目光先循黄色石子组成的图案细看，只看了几眼，忽觉黄沙浩瀚，无边无际，但在这一片天空海阔的荒凉沙漠之中，却有一条通路。

他仿佛听说这条路可以走出这迷漫接天的沙漠，是以目光沿这条道路走去，他身子不动，单以双眼查看道路，却渐渐宛如置身道路之中，迅速向前奔驰。

走了不知多远，他觉得喉干口渴，烈日晒在背上，又热又疼，他忽然想到这条道路不知有多长，若是不停的奔驰，纵是武功盖世，也有筋疲力尽的时候。

方一念及，便感到全身乏力，好像已经不休不停的奔驰了许多天，精力已竭……

他正在十分难受之时，突然眼前一黑，耳边听到一阵娇柔悦耳的声音道：

“你瞧，这个阵法厉害不厉害？任你武功绝世也不中用！”

金明池定一定神，眼前复见光明，原来是她的手掌从他眼上移离，幻象全失，恢复神智，转眼一瞧，恰好碰上纪香琼的目光。

他点点头，道：

“果然厉害不过！”

接着长叹一声，道：

“唉！我一向自负博学渊知，这阵图变化之学也曾涉猎过，谁知一旦来到临头，全不中用。”



纪香琼笑道：

“学海浩繁，无涯无际，任何天才聪明之人，若是未得真传，

所学自然不切实用，像这等奇门遁甲变化之学，数十载以来，传授之间极是隐秘，一般册籍记载上只不过是皮毛而已，你实在不要把此事放在心上。”

她指住地面又道：

“你刚才是陷入戊土阵中，白色的石子是庚金阵，但若是村夫愚妇在此，虽是用心查看，也不会迷陷其中，必定要曾经涉猎过此道的人，才会中伏，真想不到世上尚有人懂得这等深奥玄妙的阵法之学，此人是谁？我真想会他一会。”

金明池心中气忿难消道：

“我正有此意，走！我们访查一下，定能找到这个异人奇士。”

他当先出亭，在那条延伸入林平坦大道上站定观看了一下，又道：

“我却希望此人懂得武功，瞧瞧他可有奇功秘技，足以与我颉颃？”

两人顺着康庄大道走去，不久，入林已深，但觉景物清幽，时闻鸟鸣之声，若是此时出现一幢茅舍，住得有一位年老隐士，此等情景，实是自然不过。

这条康壮坦途一直穿过树林，长达数里，出得林外，但见前面山脚之下，有一片房屋，竟是个不算小的村庄。村前却是一个湖荡，占地颇广，略有烟水迷离，远山如黛的景致。

出林不远，便是湖滨，岸边停泊有数艘轻舟，篙桨俱全，却无人看守。

金明池道：

“此湖长而不阔，若是绕湖走去，路程不短，操舟过湖，便不消顷刻工夫，自然行船为是。”

纪香琼道：

“若是此地附近之人，便不敢乱动湖边小舟，故此可见得这几艘小舟乃是为不速之客而设的。”

湖上凉风吹来，空气清新，时有鱼跃，冲破平静的水面，这景象甚是幽雅可喜。

他们步上小舟，金明池取起竹篙，忽然低噫一声，道：

“你猜这根竹篙有多重？”

纪香琼道：

“可是轻如稻草？”

金明池甚是佩服，道：

“不错！你怎生猜出的？”

纪香琼笑道：

“我随口而猜，竟不料猜中了。”

心中却想道：

“以你这等聪明的人发问，那‘多重’二字分明是想使我向很重的方面猜想，这等心思计谋，如何瞒得过我？”

当下取过那根竹篙，审视了一会，又用指甲划了几下，便道：

“此竹乃是荆山特产，极是罕见，但性脆易折，全无用处，奇特之处有二，一是轻如无物，二是颜色常碧。”

金明池见她说得这竹篙的来历，纵是杜撰，也不能不服气，当下道：

“此竹既有轻碧之异，又甚是罕见，也算得上是宝物了。”

纪香琼道：

“这话虽是有理，但此竹全无用处，世上自然无人知道了，你若是用这根竹篙渡湖，人家便知道你是身怀上乘武功之人，才能使用巧劲撑舟而竹篙不折。”

金明池道：

“原来有此作用，那就改用木桨便是。”

弯腰抓起一根木桨，顿时眉头一皱，道：

“真可恶，此桨却沉重无比，似是铁制，漆成木头一般颜色。”

纪香琼心想：